



北纬78°

陈丹燕



陈丹燕

北纬78°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纬78° / 陈丹燕著. --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11

(陈丹燕旅行汇)

ISBN 978-7-5339-4641-8

I. ①北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2624号

北纬78°

作者: 陈丹燕

责任编辑: 童炜炜

装帧设计: 杨林青

印装监制: 朱国范

出版: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网址: www.zjwycbs.cn

经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47千字

印张: 7

插页: 1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4641-8

定价: 39.00元



从天而降的雪花，带着脆弱而精美的图案，
如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。

《北纬78°》

见证神迹的极地旅行，寻找到造物主留下的指纹，让人能回归成自然之子，安然接受自然的抚慰与秩序。

《捕梦之乡——（哈扎尔辞典）地理阅读》

一本在东亚宁静的薄雾中读，总是好似迷宫般的小说，在塞尔维亚宁静的薄雾中读，就会突然云开雾散……就能在贝尔格莱德特有的气氛里回望塞尔维亚的各种历史谜团，并感受到作者帕维奇对于不同立场带来的不同世界观的深刻体会。

《咖啡苦不苦》

旅行中用来遮风避雨排解孤独的咖啡馆，其实也是人生散发着清冽苦味的教室。一杯甜若爱情、苦若生命、黑若死亡的热咖啡里，其实盛着人生。

《令人着迷的岛屿》

从没有一张旅游签证的国民，到世界大量的海外游客，中国人用了十五年。2000年，爱尔兰旅游局根据此书路线专设中国游客文化旅行路线，爱尔兰总统麦卡利斯及丈夫马丁亲临新书发布会，并做专题演讲。中国旅行者从『会走路的钱包』，到拥有特设文化旅行路线，这是新的开始。

《与爱人去俄罗斯》

作者夫妇在俄罗斯旅途中，各自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所思，这两本日记本，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上放在一起时，才发现他们记录的竟是不同的世界。

《驰想日——（尤利西斯）地理阅读》

与天书《尤利西斯》中的人物相遇街头。在文字上建立起来的方位感，让人觉得似曾相识。像是在自己记忆中模糊了往事，还有旧地重游般的对照与思忖。

《往事住的房间》

推开时间的房门，就能遇见早已堕入虚无中的往事正安然住在房间里。人们为了这样的心愿，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博物馆，纪念不能忘怀的过去。

《走呀！》

十五年间，从大手拉小手到携手并肩，作者与她的孩子在旅行中见证了彼此的成长。一本旅行笔记渐渐成形，最终成为作者送给孩子的成年礼物，在孩子的大学毕业典礼上送达。

这些书都关于旅行，却不是游记

——陈丹燕的旅行文学世界

《陈丹燕旅行语录》

一

先要观世界，
方有世界观

《我的旅行哲学》

一个人去旅行，走上漫漫异乡路，是为了用脚丈量出属于自己的世界。

《我的旅行方式》

没有自己旅行的方式，即使走遍世界，也好似从未曾见到过它。

二

文学是描述
旅行的墨水

《第二日》

旅行短篇小说集，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旅途中的交集。本与李平正在路上，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终于相遇交错，各自留在照相机里的照片，当然也是故事的一部分。

三

人生在世，
一定要去看世界

《樱桃树下爱与弗》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，去西方自由旅行的梦想正在一代青年心中艰难绽放，那些满怀梦想的身影奋不顾身地奔跑在路上。作者记录下了中国青年海外旅行史的第一章。

《今晚去哪里》

在一次次旅行中，时间在一张张借宿的单人床上错落。如果你有耐心，并坚持，终究能看到时光在空间里画出完美的人生曲线。

一、关于雪花的一切	2
二、要有光	64
三、该隐的记号	100
四、不舍得	118

遇见

北纬78°

一、上帝的住所	125
二、永恒与一日	143
三、要有光	161
四、不舍得	175

映像

北纬78°

北纬78°

遇见

①

关于雪花的一切

雪花来袭。

对我来说，寒冷而干燥的雪花是一种极为遥远的自然，甚至是一种传说。它布局工整的结晶体中央，坐落着一粒来自太空的微小尘埃，它那细小复杂的冰凌，记录着自太空飘落的整个过程，好像一本长途旅行的回忆录。住在亚热带的我，本可以一辈子都不与它认真照面，或者将它当成一种乌托邦来咏叹，或者在北极变暖的气候背景下，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来悲悼。总之，它是遥远的。对我来说，通畅的抽水马桶、洁净的自来水以及家门口有一条树荫浓郁的安静街道则更为必需。最好，离卖冰激凌的小店也不太远，小店里出售加朗姆酒的冰激凌。因此，我对雪花，多年来一直抱着亚热带的旧通商口岸城市里的人通常的感情，那是一种夸张的喜爱，来自对自然的疏远与冷淡。

我不是一个物质主义者，但仍过着被物质包围的城市生活。而且我也不是一个田园至上者，从不因袭上海知识分子的传统，将上海至杭州之间的一带视为理想的自然，在我看来，那样的山水田园充满人工痕迹，并不能触及我的心。我对自然的感情就这样沉睡着，继续沉睡着，半生已过去了，仍未醒来过。因此也从未真正感受到对自然的需要。

问题是，我将自己送到了约北纬79°的一条冰川上。这是三月的第一个星期，北极冰雪最为丰厚的季节。此时新奥尔松附近冰川上的积雪超过了一米五，我行至冰舌，在那里挖一个一米五深的雪坑，积雪蓝莹莹的，仿佛有光从深处射出来。但还见不到冰川表面。在厚软的积雪上行走非常艰难，虽然背着的水早已结成冰坨，但内衣却被汗

水浸透了。

一片雪花从寒冷天空中飘然而下，在斯瓦尔巴群岛铁灰色的空中忽闪着洁白的身体。它落进我的手掌中，非常之轻，还不如一缕风。它被手掌里的温度托起，向上浮动了一毫米，就像着陆的降落伞那样，然后再次落下，好像被枪击中的人那样颓然倒下，顷刻化为一粒细小的水珠。这个雪花消失的过程，倒是我熟悉的。如同看到魔术的被戳穿，理想的破灭，失恋，以及野性的被征服，还有年轻执着的心与世俗的社会标准妥协。

雪花似乎标志着一种与自然更为本能和真切的联系，一种可望不可即，因此使人备感困惑不安的联系。是的，一种不安萦绕在心里，仿佛清晨仍在梦中，但市声已入梦来袭扰，在梦中放眼望去，好像都是旧情景，却阴影四合，梦境已接近破灭。雪花就带着这样的不安，融化在我手心里。

北极有各种各样的雪花，有些在高空中被大风撞碎，成为沙粒般坚硬的雪。有些落在由于大西洋暖流经过而未冻结的海岸上，潮湿而寒冷的空气使它们长成蝴蝶大小的晶莹雪片，它们轻盈地匍匐在硕大的海冰上，如蝴蝶匍匐在花瓣上，冰晶的图案殊为复杂和精巧。还有些则保留着最基本的对称六角形，如同刚刚出炉的新鲜圆面包，每个棱角都由一个通明并尖利脆弱的冰凌组成。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的物质，有种天然的浪漫气质，它精致的结晶体就像人们对少女容貌的期待一样，不论怎么美，都不为过，甚至也不让人真的吃惊。

从我的微距镜头里认识这陌生的物质，我对它非常着迷。以至于





◆ 北极脏雪。（上图）

◆ 与我交谈的那个小男孩。（下图）

有一次在一块海冰上坐得太久，海冰被我身体的热量融化了，我和我的照相机都差点落进海里去。“啊，是雪！”我心中这样惊叹。然后，不自然的感受浮现上来，像蹩脚的诗人，用最不自然的方式激烈地咏叹自然。幸好我还能体会到这种不自然，知道要制止它的蔓延。但我仍旧是尴尬的，因为不知道如何得体地接受它。

一个小男孩对我郑重地摇着他白皙的食指，以示警告：“你一定记得不要吃雪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听说过有人特意带了苏格兰威士忌到北极，就是为了用世界上最寒冷和纯净的冰来调和威士忌的口味。外来者对北极的冰雪有种膜拜，不过更多是出于物质主义者对消费的渴望，和对世界无止尽的索取。我知道也有人在南极这么做，他们甚至觉得自己能喝到那样的威士忌有无限的荣耀。

“因为北极的冰雪里有很多汞，听说是全世界汞含量最高的雪，它不是看上去那样白。”他说。

在北极我看到了脏雪。在冰原上，冰川上，机场跑道边，或者海岸上，甚至在房屋外面的门廊边以及滑雪道上，可以说到处都是。它们是灰色的，被烧焦了的，附着了从北半球吹来的各种污染物的。有一些带着一道黑边，另一些则彼此黏着在一起，好像一瓶夏天潮热天气里结成一团的绵白糖。听说，这样的雪已失去反射阳光的能力，它们吸收了阳光中的热量，在极昼时完全融化。脏雪融化后，露出雪下颜色更深的海冰，或者永冻土。它们失去白雪的保护后，将吸收更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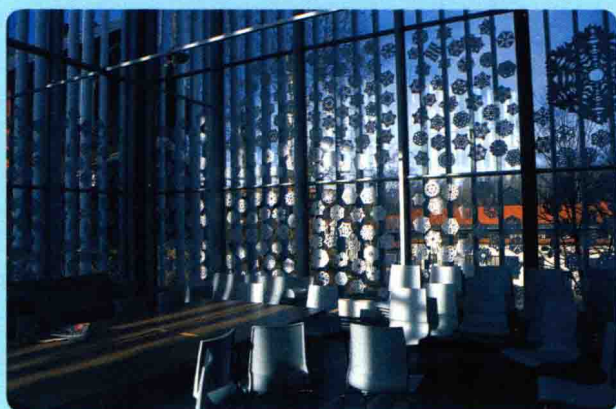
的热量，造成更多的融化。北极气温随之升高，冰川和冰盖也随之融化。

北极脏雪，已渐渐在这些年闻名于世。它来自于北半球的工业污染，碳排放量，森林大火，空调和冰箱使用的氟利昂，这些污染随季风来到北极，驻留在雪上。一旦北半球夏季酷热，多瑙河水灾，长江流域雪灾，美国中西部平原龙卷风灾，人们就联想到在地球顶端堆积着的那些脏雪以及随之而来的融化。

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脏雪，虽然心中不快，但还是能够接受，因为它们长得就很丑。但那些看上去洁白美丽，完好无恙的雪，也是有毒的。这却让我受到了打击。加拿大的科学家在北极的雪花和冰凌里找到许多汞，却不能肯定它们是如何进入到雪花中的。他们展示了有毒雪花的照片，与我在海冰上拍到的差不多一样。那天匍匐在海冰上，我小心翼翼地拍摄它们，好像对待一个天使。我心中欣喜，是因为看到如此纯净的物质。

然后，我看到了加拿大科学家展示的毒雪照片。这时的感受有些怪异，当雪花已变成一种威胁，一种化学物质，一个北极身体上的肿瘤，它是无辜而邪恶的。

奥斯陆科技馆的温暖大厅里，沿着高大的玻璃窗从上到下，挂满了孩子们用白纸剪的雪花。北地的孩子们与雪花很亲热，我仔细看了那些剪纸，也数了，那上百枚雪花剪纸的图案全是不相同的，与科学家们对雪花形态的研究相仿。这些孩子是被地理老师带来气候馆上课



◆ 机场的人为脏雪。(上图)

◆ 奥斯陆科技馆里孩子们的雪花剪纸。(下图)



◆ 气候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的北极冰。（上图）

◆ 冰块融化的水已经没过参观者的脚背，
意味着未来地球海平面将像这样逐步上升。（下图）